玉堂叢語/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玉堂叢語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卷三

○召對

聖祖時，凡觀經史中有句讀字義未明者，必召翰林儒臣質之，雖有知書內侍、能文宮人不得近，蓋不特　繹義理而已。洪武末，侍講方希直有詩云：「風暖彤庭尚薄寒，禦爐香繞玉闌干。黃門忽報文淵閣，天子看書召講官。」即其事也。《成祖寶訓》云：「上親朝之暇，輒禦便殿閱書史，或召翰林儒臣講論，永樂以後，蓋莫不然。」

孝廟嘗問司禮監：「祖宗時召見大臣，其禮如何？當在何處？」蕭敬對云：「英宗多在文華殿。嘗見吏部尚書王公翱，問對畢，王公辭去。顧見其衣後破損，再呼還，問：『衣破，何不令家人補之』？王公答曰：『今日偶服此到部，適聞命，不及更衣。』英廟撫掌笑，命賜一綺。」孝廟聞之曰：「朕不能如祖宗簡易若此。」數日間，遂召見兵部尚書劉公大夏，見後稱「好好」。邃庵楊公一清亦談一事，雲「時甘肅缺總兵官，會推恭順侯吳瑾，英廟以為得人。召問王公如何，王以為不可。英廟遽曰：『老王執拗，外庭皆道此人好，獨爾以為不好，何也？』王叩頭曰：『吳瑾是色目人，甘肅近西域，多回回雜處，豈不笑我國乏人？』英廟撫掌曰：『還是老王有見識。』即命另推。」祖宗

時，君臣之間契會如此。

徐溥云：「弘治十年三月，韋太監急走閣下，言上坐文華殿，宣四先生。溥及劉、李、謝三公倉皇至殿，叩首。上曰：『近前。』諸司禮皆環跪御案旁。上曰：『看文書。』諸司禮取諸司題奏與溥及劉，以片紙數幅與李、謝。每一疏，上必曰：『與先生輩議。』溥等擬批答，上覽或更定二三字，或刪去一二句，應手疾書，略無疑滯。溥等懼不稱上意，頓首請曰：『疏中事多者，臣等請將下看詳。』上稍不說，曰：『文書尚多，欲盡閱，閣中亦閑，盍就此麵議？』諸輔臣又頓首曰：『唯。』自裕陵召見南陽等後四十年，茂陵及泰陵初，歲不過一二見，道二三語。是日溥等得見上天資明睿，聖心仁厚，大喜。顧應對不能副上意，又自慚也。」

劉健云：「上方勵精，凡國家大事，召見輔臣。宜興去，召健及李、謝二公至文華殿平台爰閣，麵議大政。如吳一貫、張天祥獄，睿皇后陵寢殿禮，進退五府、四營公侯伯，災異去留大臣，皆上前相可否。」健確直，見事稍遲，李才敏達，謝方讚，三人同心。時人語曰：「李謀劉斷，謝尤侃侃。」

孝皇一日召劉大夏、戴珊，諭曰：「聞今軍民多不得所，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時？」大夏對曰：「求治亦難太急，但每事與內閣近臣講議，必求其當而行之，久自太平。」上曰：「內閣近臣如大學士劉健，亦盡可與計事。但他門下人太雜，他曾獨薦一人，甚不合朕意。」上不言其姓名，大夏等亦不敢問。明日，與司禮太監陳寬相會，詢之，寬亦不知。既而曰：「劉先生曾說劉宇才可大用，上不答，先生疑上聽之不真，重舉其人言之，上竟未之答。或者是此人未可知。」 噫，宇之奸惡，聖明已知之矣。正德初，宇果大壞，薦人之難如此。一日，上又召劉、戴二公議論人物。大夏言某一時人物，上曰：「內閣學士劉健屢舉此人，朕已熟察之矣。其人作威福，好虛名，無誠心為國。在陝西巡撫時，與鎮守內臣同遊秦王內苑，廝打墜水，遺國人之笑。及任戶部侍郎，令他參讚北征官軍，惟以參奏總兵官為事，不能畫一策以裨軍旅。因其誤事，所以退他。這等何以稱為人物？」大夏等叩頭，不敢復言。

弘治癸亥以往，孝宗時召內閣、部院大臣於文華殿，或寶座後平台間，咨訪時事，慨然欲復祖宗之舊。時大學士劉公健、李公東陽、謝公遷在內閣，學士吳公寬司制誥，倪公嶽、戴公珊、楊公守隨皆召自南都，嶽為吏部尚書，珊為右都御史，守隨為大理寺卿。時戶部周公經、禮部傅公瀚、兵部馬公文升、刑部閔公珪、祭酒謝公鐸，既而尚書許公進、劉公大夏、韓公文，都御史史公琳、張公敷華，侍郎王公鏊，相繼代任。一時得人

甚盛，政事多所興革，而士之沉抑者舉用殆盡。

孝皇召見劉忠宣公，諭曰：「事有不可，每欲召卿商量，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。今後當罷行者，卿可寫揭帖，密封進來。」對曰：「不敢。」上曰： 「何？」曰：「先朝李孜省可為鑒戒。」上曰：「卿與我論國事，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？」曰：「臣下以揭帖顯行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。陛下宜遠法帝王，近法祖宗，事有可否，外付之府部，內谘之內閣可也。如有揭帖，日久上下俱有弊，且非後世法，臣不敢效順。」上稱善久之。

弘治十八年八月，上召見內閣徐、劉、李、謝四公於平台議政事。時太監李廣以燒煉齋醮橫被寵賚，閣疏力諫，上嘉納，以疏示廣。武岡知州劉遜，為岷府所奏，逮遜至京，科道疏救遜，下詔獄者六十餘人，內閣疏救得釋。十一年五月，上坐平台，召見內閣劉、李、謝三公，議罷成山伯王鏞、遂安伯陳韶、寧晉伯劉福總兵。越二日，又召見，議以保國公朱暉、鎮遠侯顧溥、惠安伯張偉為總兵，代鏞等，而以溥同英國公張懋管團營。蓋五軍、神機、三千，所謂三大營、六提督也。六人中擇二人提督團營，皆名總兵官。

◯講讀

太祖召錢唐講《虞書》，陛立而講。或糾唐草野不知君臣禮，唐正色曰：「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，不跪不為倨。」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，忤旨，待罪午門外終日。上悟，賜飯，即命撤圖。唐之正色立朝如此。

李希顏性行峻茂，貫酣群籍。高帝用薦，手書征之南畿，擇為諸王子師，今分建十王者是已。教法嚴毅，雖諸王子，有弗若教者，或擊額以管。帝撫而怒，高皇后問故，曰：「惡有以堯、舜訓爾子，顧怒之邪？」帝威用霽。

仁廟在東宮，一日，傳上命，召吏部、翰林院官，令舉老成正大儒者侍皇太孫講讀。明日，東宮特召蹇義、楊士奇問之，對曰：「臣兩人共舉禮部侍郎儀智，然眾鮮知之。」東宮曰：「往昔吾舉李繼鼎，大誤，後悔無及。智甚端正，但覺老矣。」士奇對曰：「雖老，然起家學官，道理明，執守正，精神不衰。廷臣中老成正大，未見其比。」是日午朝，上顧問東宮曰：「太孫處侍講讀已得人否？」對曰：「已舉禮部侍郎儀智，然議尚未決。」上喜曰：「此得人矣。雖老，識朝廷大體，能直言不阿。向之元旦日食，呂震等皆欲行賀禮，惟此老與楊士奇言宜免賀，朕從之。儀智可用。」遂令日侍太孫講讀。蓋文廟於臣下，有片言之善，皆記憶不忘如此。

文皇帝特簡王讓侍皇太孫讀書，謂侍臣曰：「孝者百行之源也，君子之所當則也。故《詩》曰『有孝有德』。朕聞讓考於其親，故擢用之。」讓在講筵，首陳堯、舜之道惟在孝弟，人主躬行孝弟則天下感化，不勞而治。每談經，必端凝拱立，敷宣明暢，皇太孫敬而愛之。時同事之臣張山、陳瑛，以順旨被寵，戴綸、林長懋則強諫，不少詭隨。惟讓謙卑自牧，簡默寡言。每進規諷，亦委曲切中事情，皇太孫斂容聽之，益加禮重。

宣宗嘗召王英便殿，謂曰：「洪武中，學士有宋濂、吳沈、朱善、劉三吾；永樂初則解縉、胡廣有重名。今汝當講經史，陳道義，啟沃朕心，罔俾前人獨專其美。」賜內醞及鈔千緡，命入內閣。

景泰中，選內侍秀異者四五人，進學文華殿之側室，倪謙、呂原實教之。上時自臨視，命二人講論，倪講《國風》，呂講《堯典》，稱旨。問二人何官，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，呂以中允兼侍講。又問幾品，曰：「皆正六。」上曰：「呂同安得相兼？」令取官制視之，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。他曰，上再至，二人已遷坐於旁，上訝之，二人對：「君父所坐，臣子不敢當。」上曰：「如是乎？」其後至館中，惟立談或東西行，不復坐雲。

楊守陳於經筵，一日講《武成》篇，曰：「《魯論》無為而治，《周書》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。然後世人主，有深拱禁中，委政內侍者，召閻樂之禍；有高居無為，惟嬖寵豔者，啟祿山之變。何也？蓋舜、武之所以無為者，由其舉相、去凶、惇信、明義，無一不盡其道。皆憂勞而有為，乃始佚樂而無為也。後世人主，則《孟子》所謂『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』耳。」左右聽者竦然。

上遊後苑，左右諫，不聽。王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，上為罷遊。講罷，嘗召所幸李廣，戒之曰：「今日講官所指，殆為若等，好為之。」

張學士元楨，南昌人。為日講官，上命設低幾，就而聽之。蓋張短小不及四尺，貌寢而聲音朗徹，聞者竦然，上亦起敬，故設此幾以便之。張自七歲能屬文，稱為奇童。嘗請上讀《太極圖》、《西銘》諸書，上亟索之，內閣以圖本進。上覽而歎曰：「天生斯人以開朕也。」

孝宗時尤重經筵，多有匪頒之賚。學士程敏政記其事雲，弘治元年三月十二日，初開經

筵，賜宴及白金、寶鈿。十三日，文華後殿早進讀《尚書》、《孟子》，及午乃進講《大學衍義》，以為常。讀畢賜宴，講畢賜茶，上皆呼先生而不名。四月二十八日以後，屢賜桃、杏、鬱李、蓮房，筥上黃封，鮮筍、青梅、枇杷、楊梅、雪梨、鮮藕，五月二十九日以後屢賜，或題「上林苑鹽進乾清宮」八字，或題「上林苑海子進乾清宮」九字，或題「司馬苑局進乾清宮茶房上用」十一字。敏政等具表稱謝，且記之以詩，有曰：「黃封進帶乾清字，朱實平分上苑香。」七月二十日，文華殿後講，上顧中官，賜講官冠、帶、靴、袍。敏政預賜織金雲雁緋袍一，有副金帶一及烏紗帽、皂靴，麵謝訖。上顧謂曰：「先生辛苦。」共對曰：「此皆職分當為。」頓首而退。有詩記之：「日上罘罳曉色深，湛恩稠疊駕親臨。對衣紅濯天機錦，束帶黃分內帑金。久幸清班容宦履，漸漸華發點朝簪。經生啟沃尋常事，消得君王念苦辛。」

孝宗好親儒臣。一日經筵，劉學士機進講「責難於君謂之恭」二句，上注聽久之，俯賜清問，因辯析「陳」字之義，劉倉卒進講，語不逮意。上謂之曰：「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。」群臣叩首謝。又問：「何以不講末句？」答以不敢。上又曰：「何害？善者可感善心，惡者可懲逸誌，自今不必忌諱。」

經筵麵奏，近世無聞。惟嘉靖甲申夏，呂修撰柟言：「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，是日講筵，君臣不宜華服。」己丑夏，陸祭酒深言：「講官講章，不宜輔臣改竄，使得自盡其愚，因以觀學術邪正。」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，陸竟以是謫延平同知。程正叔詞嚴義正，範堯夫色潤氣和，皆賢講官也，今難其人矣。

◯寵遇

高帝建國初，遣使者樊觀以束帛召青田劉基、麗水葉琛、龍泉章溢、金華宋濂至建康，入見，上喜甚，賜坐。從容問勞曰：「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。然四海紛紛，何時定乎？」章溢對曰：「天道無常，惟德是輔，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。」上曰：「卿等其留輔予矣。」既而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。

高帝欲俾宋濂參大政，濂曰：「臣少無他長，惟文墨是攻。今幸待罪禁林，陛下之恩大矣，臣誠不願居職任也。」上厚之。每燕見，必命茶賜坐，每旦，令侍膳，詢訪舊章，講求治道，或至夜分乃退。濂在朝久，若郊社、宗廟、山川、百神之祀典，朝享、宴慶、禮樂、律曆、衣冠之制，四夷朝貢賞賚之儀，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，承上旨意，論次紀述，咸可傳於後也。

洪武八年秋八月甲午，上覽川流之不息，陋尹程《秋水賦》言不契道，乃親更為之。賦成，召禁林群臣觀之，且曰：「卿等亦各撰賦以進。」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，鋪敘成章，詣東閣，次第投獻。上皆親覽焉，復置品評於其間。已而賜坐，敕大官進天廚奇珍，內官行觴，觴已，上顧濂曰：「卿何不盡飲？」濂跽奏曰： 「臣年邁，恐不勝杯酌，或愆於禮度，無以上承寵光爾。」上曰：「卿姑試之。」濂即席而飲。將徹，上復顧曰：「卿更宜嚼一觴。」濂再起固辭，上曰：「一觴豈解醉人乎？卒飲之。」濂舉觴至口端，又復瑟縮者三，上笑曰：「男子何不慷慨為？」對曰：「天威咫尺間，不敢重有所瀆。」勉強一吸至盡，上大悅。濂顏麵變赧，頓覺精神遐漂若行浮雲中。上復笑曰：「卿宜自述一詩，朕亦為卿賦醉歌。」二奉御捧黃綾案進，上揮翰如飛，須臾成《楚辭》一章，曰：「西風颯颯兮金張，會儒臣兮舉觴。目蒼柳兮婀娜，閱澄江兮水洋洋。為斯悅而再酌，弄清波兮永光。玉海盈而馨透，浮瓊巵兮銀漿。宋生微飲兮早醉，忽周旋兮步驟蹌蹌。美秋景兮共樂，但有益於彼兮何傷。洪武八年八月七日午時書。」濂既醉，下筆字不成行列，甫綴五韻，上遽召濂至，命編修官朱右重書以遺濂。遂諭濂曰：「卿藏之以示子孫，非惟見朕寵愛卿，亦見一時君臣道合，共樂太平也。」濂叩首以謝。上更敕侍臣應製賦《醉學士歌》者四人：考功監丞華克勤，給事中宋善、方徵、通聞；而續賦者五人：秦府長史林溫，太子正字桂彥良，翰林編修王璉、張唯，典籍孫賁。

洪武五年甘露降，太祖召宋濂，賜坐。上躬執金杓，煉湯於鼎，取甘露投之，手注於卮以賜濂，曰「此和氣所凝也，能愈疾延年，故與卿共之耳。」

濂奏事久，稱倦，上命遂、慎共扶下殿。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，當世以為盛。復以先生艱於行步，特選良馬以賜。上親作歌，復詔群臣咸作之，以寵耀焉。

宋潛溪太史乞歸時，御製詩二句餞之云：「白下開樽話別離，知君此後跡應稀。」太史續之云：「臣身願作衡陽雁，一度秋風一度歸。」上悅，賜白金錦幣文綺，曰：「與汝作百歲衣也。」自是歲一來朝。後子遂被誅，乃諱跡焉。

太祖尊禮劉基，嘗稱老先生而不名。又曰：「吾子房也。」

洪武十二年，太祖召四輔官吳源、杜斆、趙民望、李祐遊東苑，命聯句作柏梁體一章，云：「踞盤龍虎肇豪英，五色卿雲炫月明。王氣瑩然垂景象，民風樂爾見升平。山河百二金陵最，宇宙千秋帝業成。暗憶六朝興替事，禎祥未盡又加禎。」詳觀諸臣之作，雖

遠不及聖製之盡善盡美，然君臣之間，情禮藹然，與明良、喜起之歌同一揆也。

狀元任亨泰，聖祖寵遇特隆，命有司建狀元坊以旌之。聖旨建坊自此始。亨泰，襄陽人，為修撰。每召建議，即賜手詔，書襄陽任而不名。尋與黃子澄並拜詹事府少詹事，仍兼修撰，而擢禮部尚書。

洪武年，擇解額內雋異者俾肄業，其中張唯等凡十有七人實與選。正月甲寅，命題賦詩，詩成稱旨，唯等皆擢翰林國史院編修，以讚善大夫宋濂、太子正字桂彥良分教之。上謂曰：「昔許魯齋諸生多為宰輔，卿其勉之。」聽政之暇，輒幸堂中，取其文親評優劣。命光祿日給酒饌，每食，皇太子、親王迭為之主，唯等侍食左右。冬夏賜衣及弓矢鞍馬，恩禮甚厚。

建文君即位，眷念舊學，屢問董倫，左右多言倫可用。召拜禮部侍郎兼學士，與方孝孺入內閣侍經筵。是年秋，御書「怡老堂」三大字及髹幾、玉鳩杖各一以賜。

永樂四年八月，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於丹墀內，同賦《白象詩》。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，王涯為第二，余嘗賚有差。

王文靖公弟汝嘉，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。成祖一日問文靖公曰：「聞汝有弟，今安在？其才何如？」文靖叩首言：「臣弟進，見充軍五開衛，其學與臣相似。」上即命取回，試《天馬歌》並經義二道，除大庾縣學訓導。大庾自開科無舉人，汝嘉至，擇其天資明敏者，晝夜督教，自是登進士者二人。汝嘉遂入翰林為五經博士，升侍講，卒。

峴山夏太卿年少登科，豐姿甚美。一日，與中書廿餘人在文淵閣寫某書，成祖見其字，甚愛之。語諸人曰：「今後俱效此小中書寫。」因問姓名，以其名昶，移「日」於「永」字之上。今人遂皆從此體。

王翰林洪以總角登第，成祖喜甚，命禮部與行三加禮畢，赴瓊林宴，入官翰林，與王直、王英齊名，稱三王。後有忌之者，出為刑部主事，人皆惜之。平生詩文甚多，不能俯仰於人，故終不顯雲。

孔諤，山東曲阜人。永樂中舉鄉試，上以聖裔，欲寵異之，特賜進士。官左春坊中允，賜宅一區，命教太子。諤師道嚴正不阿，上亦憚之。

楊榮進言十事，皆指斥五府、六部、三法司積弊。成祖覽而喜之，密與榮曰：「實切時病，但汝為心腹之臣，若進此言，恐群臣益相猜疑，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。」於是得監察御史鄧真，俾入奏。眾皆股栗，免冠請罪。詔諸司即日悛改，怙終者不赦。

仁宗皇帝每朝會罷，有機務計議，必親禦翰墨。坐楊文敏姓名，識禦寶，或用禦押封出，付公規畫。公感知遇，益竭誠體國。侍講王璡，每休沐，會公與語，退謂人曰：「公志在朝廷，不少間於燕私之時，真可謂為社稷臣也。」

仁廟於宮僚鄒濟、徐善述、王汝玉以及楊士奇、梁潛、蔣禦醫用文等，皆被詩文、寶翰之賜甚多。近得天台徐氏所藏令旨一通，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皇太子書一通，冬至賜詩一首，永樂十五年、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慰問古詩各一首，十月二十七日呈試王業古詩一首，錄之令旨、書、詩各一，以見昭皇帝崇文禮賢之盛德雲。其文曰：「令旨說與好古，爾將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，分類賦比興三字，每字要十六句八首，十二句八首，八句八首，明日早要進來看。又聞卿染疾，可稍安不？乃冬寒，善加湯藥，順時將息。旨不多及。」「皇太子致書讚善好古先生：餘今欲學作表，卿可一如詩題，立例意思，餘為構文請益。」好古具詩題與表題，間日封進，以廣琢磨。「今晨覽卿為餘所改之詩，甚是豐采清雅，真有益於日新。但卿疾不痊，未及存問，日見擾煩，豈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事乎？然優待之心，豈忘朝夕也。但卿今年邁，恐餘為學有日，似卿樸直苦口者百無一二，麵諛順顏者比有之，故特相為靦縷者，為卿才德直謇。趁卿康健，篤於其事，卿無憚勞，弼餘成業。惟望藥石之言，日甚一日，毋犯鱗觸諱之慮。若餘成學，報答之禮，豈得忘之？春暖猶寒，當善為湯藥，順時將息，以慰餘懷。旨不多及。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冬至。」賜讚善徐好古：「清朝盛文治，輔德資儒耆。念彼筋力倦，趣朝諒非宜。賦詩有佳政，納誨多良規。起予得深趣，歡懷浩無涯。新陽屆初復，況此承平時。酬勞見尊酒，庶以勞期頤。」「皇太子特以牲醴之奠，致祭於故讚善徐好古之靈曰：卿偉量淵宏，博覽古今，正宜佑餘文學，匡餘政治。豈期一疾，遽然而逝。茲者黃鍾應侯，天道伊周，顧諸寮吏，不見於卿，哀哉痛哉！不復聞卿讚益之言矣。今特遣庶子鄒濟，奠於靈筵，卿其不寐，庶克享之。」「皇帝遣天台縣某官諭祭於故讚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善述曰：卿昔從朕於儲宮，有啟沃匡輔之益，嘉念不忘。茲惟仲春秋特致常奠，用伸懷舊之情，尚其饗之。」

仁宗為皇太子，命蹇義兼詹事。時師傅皆勳臣兼之，而輔導責任文臣，詹事蓋元僚也。上欲有諭皇太子，率諭詹事往導意，義亦委曲周悉。皇太子尤愛重義，所言靡不信用。

滿三載，升資政大夫。

蹇忠定，賜第大明門內。上累命中人進式，皆不稱，上親畫圖，命工戒十日落成。公官塚宰者三十年，取人先純樸而黜浮華，故永、宣之間，士風吏治，龐厚可觀。《秦誓》所謂「斷斷兮無他技」者，公庶幾矣。

郭璡代蹇忠定為吏部尚書，上謂曰：「卿為朕擇才，古人當斯任者，必勤於咨訪，有得即錄，故官不乏人，呂蒙正夾袋、虞允文《材館錄》是也。慎留意。」公秉衡十四年，務采實行，不用浮薄遊聲譽之士。雖為內閣所侵，能堅忍持正，自行其志。選中書舍人二十八人，專習羲、獻書，以黃文簡公淮領之。一日，上謂文簡公曰：「諸生習書如何？」公對曰：「日惟致勤耳。惟今翰林有五墨匠陳宗淵者，一同習書，然不敢儕諸人之列，但跪階下，臨榻頗逼真。」因問：「卿嘗持所書來否？」公因出諸袖中，乃覽之，喜甚。目公曰：「此何鄉人？」對曰：「越陳剛中之後也。」上素聞剛中名，改容久之，曰：「自今當令此人與二十八人同習書。」公曰：「然尚在匠籍，又須如例與飲食給筆劄。」俱從之。且令有司落其籍，宗淵遂得入士流雲。

禮部侍郎金公問在仁廟時，嘗賜《歐陽居士集》二十冊，寶藏之。既而所居不戒於火，失去八冊。後宣廟在文華殿，公被顧問，因從容言賜書事，宣廟令內侍為補之。逾數日得賜。雖紙色不同，而兩朝恩賜復歸於完，真殊遇也。

宣德二年春，太皇太后禦便殿，召王振欲誅之，三楊申救得免。太后因詢諸大臣名，及楊溥，乃歎曰：「先皇帝嘗稱卿忠，不謂今日得相見也。」溥叩首感泣，人擬蘇軾奇才之對。

宣德中，駕幸楊士奇第，夜已二鼓，士奇驚起，朝服而迎。但見儀從塞屋，香氣氤氳，不知上所在，惟向北拜不已。上方倚東闌看月，笑而呼曰：「士奇，朕在此。」所賜已充庭矣。

宣宗御製詩一章，賜榮及蹇忠定、楊文貞、文敏三公，且曰：「朕茂膺天眷，惟爾四人讚翼之功。」因賜宴，盡醉而罷。

楊文貞公在內閣時，夫人已早世，惟一婢侍巾櫛而已。一日，中宮有喜慶，大臣命婦朝賀。太后聞公無命婦，令左右召其婢至，則諸命婦已退矣。太后見其貌既不揚，衣復儉

陋，命妃嬪重為梳整，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，且笑云：「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。」翼日，命所司如製封之，不為例，其眷遇之隆如此。聞此即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。導字叔簡，能詩文，善談論，以尚寶卿升是官。

王翱被賞賚金玉束帶、錦繡衣服、銀幣玩器等物，歲無虛月。屢召與近臣同遊西苑、南城，及扈從獵近郊，燕賜優渥。一時擢用廷臣，惟公言是聽；有出他人薦者，亦必待公而決。每召見便殿，訪問從容，呼以「老王」而不名，其見敬禮如此。

張益故廬被災，手疏於朝，稱「老母守志，孤臣違養，弱弟相依，以供朝夕。而不戒於火，以毀先人之遺，以傷母氏之心，皆臣不孝所致。願賜休終養。」奏聞，英廟惻然，諭工部查官房賜之。得故太僕少卿鄧浩房若干間，在聚寶門鎮淮橋東，遂降敕給與。

正統己巳，大駕北狩，邊警日嚴。選使虜者，得中書舍人趙榮，升大理寺少卿以行。高文義公穀時在內閣，嘉榮之奮忠，解所束金帶與之。

天順改元，薛瑄入內閣。一日，上方小帽短衣，聞先生奏事，為更長衣。世擬之不冠不見黯。

胡忠安公，天順元年八十二，辭免師傅，以禮部尚書致仕。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，康強無恙，蒼顏皓發，燕樂一堂之上，名堂曰「壽豈」，自為之記。年八十九薨。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，立朝幾六十年，為尚書三十一年，知貢舉者十，天下學士多其門生。及乎名成身退，而猶有天倫之樂，福壽如公，世之一人而已。

天順庚辰年四月初六日辰刻，上御南薰殿，召王翱、李賢、馬昂、彭時、呂原五人入侍。命內侍鼓琴，鼓者凡三人，皆年十五六者。上曰：「琴音和平，足以養性情。曩在南宮，自撫一二曲，今不暇矣。所傳曲調，得於太監李永昌，永昌經事先帝，最精於琴，是三人者皆不及也。」賢等對曰：「由此不輟，亦可精。」 因皆叩頭曰：「願皇上歌《南風》之詞，以解民慍，幸甚。」上起，人賜箱鶴頂博帶一條，皆親舉授，五人者叩頭而出。

劉翊在經筵久，稱講官第一。憲廟雅重之，呼為「東劉先生」，以別劉吉也。特賜圖書曰「嘉猷讚翊」。

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，戴莊簡公珊任左都御史，時有大政事，上每召二公麵議。弘

治乙丑春，二公對畢，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，且麵諭曰：「卿等將去買茶果用。朕聞朝覲日，文官避嫌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。如卿等，雖開門延客，誰復有以賄賂通也？朕知卿等，故有是賜。」且命不必朝謝，恐公卿知之，未免各懷愧恥也。

每朝罷，百官侍側，獨宣劉大夏禦禦陛旁以上，講論移時，諸僚咸嘖嘖稱賞，而大臣多不悅之。二學士或於閣門伺公出，問上所言。嘗有朝士賦詩曰：「當時密語人不知，左右惟聞至尊羨。」蓋紀實也。

劉文靖位極人臣，壽至九十四，功成身退，完名以歸其鄉二十餘年有奇。嘉靖初年已九十，隆詔存問。又遣撫臣即其家，賜束帛、餼羊、上尊酒。又官其子為中書舍人。加太師。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為尚寶司丞。

毛澄，弘治甲子為諭德，侍皇太子於東宮，充講讀官，敷奏明暢。孝宗聞之甚喜，徹御前中秋宴以賜之。

文皇嗜沈度書法，嘗鏤其名氏於笏，塗金以賜。及孝宗尤嗜之，官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。

武宗自南都還，駕過鎮江，幸閣老楊公一清第，達夜暢飲，製數詩刻於堂。又愛其假山之勝，取數石去。幸閣老靳公貴第，撫其柩，選番僧善咒者懺之。

◯禮樂

吳元年七月乙亥，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，至是始集。上御戟門，召學士朱升領之入見，設雜樂閱試之。上親擊石磬，命升辯別五音，升以宮音為徵音，上曰：「何乃以宮作徵邪？」起居注熊鼎對曰：「八音之中，石最難和，故《書》曰『於予擊石，百獸率舞。』」上曰：「石聲固難和，然樂以人聲為主，人聲和則八音和矣。」因命樂生登歌一曲，上復歎曰：「古者作樂，以和民聲，格禪人，而與天地同其和。近世儒者，鮮知音律之學，欲樂和，顧不難耶？」升對曰： 「樂音不在外求，實在人君一心。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。」上深然之。其後命升等撰圜丘、方丘樂章，而朝享太廟諸樂章，則諸翰林儒臣梁寅等分為之。

陶安與省臣李善長等進郊社宗廟議，請分祭天地於南北郊，冬至祀上帝於圜丘，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。夏至祀地祇於方丘，以嶽鎮海瀆從祀。宗廟則四代各為一廟，皆南

向，以四孟及歲除凡五享。孟春特祭於太廟，孟夏、孟秋、冬歲除，則合祭於高祖廟。社稷宜祭以仲春、仲秋上戊日。皆從之。安復奏：「古者天子大社，必受霜露風雨，以達天地之氣。若亡國之社，則屋之不受天陽也。今創屋非禮，若祭而遇風雨，則於齋宮望祭。」上是之。復奏議冕服之制。凡國家制度禮文，多安所擬。上嘗製對賜安，曰：「國朝謀略無雙士，翰苑文章第一家」。

陶凱以翰林應奉升禮部尚書，請建奉先殿乾清宮左，上日焚香，朔望薦新。及節序、生辰祭用常饌，行家人禮。上從之。凱與槁城崔亮相可否，亮亦善論奏，一切禮儀，皆其所定制。燕饗九奏樂章，克協音律，有和平廣大之意。元時淫詞豔曲，悉屏去之。

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。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：「正旦日食，百官賀禮可行乎？」尚書呂震對曰：「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，不相妨。」侍郎儀智曰：「縱然，同日免賀為當。」上顧問翰林諸臣：「古有日食，行賀禮否？」楊士奇對曰：「日食，天變之大者。前代元旦日食，多不受朝。宋仁宗時，元旦日食，富弼請罷宴徹樂，宰相呂夷簡不從，弼曰：『萬一契丹行之，為中國羞。』後有自契丹回者，言虜是曰罷宴，仁宗深悔。今免賀誠當。」上曰：「君子愛人以德，不以姑息，其免賀及宴，仍賜節鈔。」

永樂中，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泰山，胡文穆公力以為不可。上雖黜訥言，而觀望者猶不已。公因撰《郤封禪頌》以上，自後遂無更言者。

景泰元年八月，太上皇帝車駕自北狩還，方議奉迎禮，眾涉疑未定。千戶龔遂榮寓書於大學士高穀，言奉迎當從厚。穀即袖其書以進，且曰：「武夫尚知此禮，況儒臣乎！」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，下錦衣獄。會車駕至，百官郊迎，穀復上章以伸前議，聞者韙之，而遂榮亦釋。

詔集議祧廟，禮部侍郎倪嶽請祧懿祖，而以德祖比宋僖祖，百世不遷。楊守陳抗言：「禮，天子七廟，祖有功，宗有德，乃孔子之言。故凡號太祖即始祖，必事之以配天，若商、周之契、稷，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。宋之僖祖及我德祖，可比商報乙、周亞圉，非契、稷比。議者徒議大儒嘗有取於王安石之說，而不從孔子，遂使七廟之間，既有始祖，又有太祖，太祖既以配天，而不正南向之位，名與實乖，豈先王之禮哉！若謂降而合食為非禮，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，固無嫌也。憲宗升祔，請並祧德、懿、熙三祖，自仁宗以下為七廟。異時祧盡，則以太祖擬商、周契、稷，而

祧主藏於後寢，祫禮行於前廟，時享則尊太祖，祫祭則尊德祖，各不失尊，庶無悖禮。」議者竟不能從。憲宗山陵禮畢，神主將升祔，於製當祧廟，下禮部集廷臣議。或以德祖以下四廟，以次當祧至太祖，為百世不遷之祖。倪嶽力辯：「此說固所以尊太祖，然豈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？故周既追王太王，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，其意蓋出於此。國家自德祖以上，莫推其世，則德祖乃周之後稷也，不可祧。僖、懿、仁三祖，以次當祧。至太祖、太宗，為周之文、武，百世不遷。今憲宗新祔，當祧懿祖一廟，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，如古夾室之制。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，亦應古祫祭之制。」

倪文毅公嶽為禮部尚書，值遣祭金闕真人，奏曰：「徐知證、知詳，唐叛臣之裔也，祀典不敢議，但歲時典祀。一寺官之職耳，宗伯何與焉。」遂為令。

弘治癸亥春，大風伐祖陵松柏，上遣禮侍王公華往鳳陽祭告。公陛辭，俯伏三叩頭，上命賜酒飯，公起，頓而俯伏三叩頭。時朝行歎其知禮。蓋前此二事叩頭，總一俯伏，若作一事也。

初，往迎世宗皇帝入繼大統，毛澄與使焉。既得命，兼程以進。比至，有議行五拜三叩首禮以見者，公曰：「今遂如此，後當何以加之？且將來勸進辭讓之禮行乎？廢乎？」上聞而是之，賜彩段十表裏，白金千兩，下及仆從皆有賚。

世廟成，章聖皇太后欲行廟見之禮，議禮者引唐開元初婚廟見儀，欲太后中宮追謁太廟，次謁世廟以為禮。劉龍以為祖宗家法，遠過漢、唐，百餘年來，無母後入廟之禮。《會典》所載，奉先殿蓋為內庭告謁而設，今觀德殿既準奉先殿，則世廟不當入矣。陛下盛德中興，比隆堯、舜，成憲所在，豈容變更。上曰：「聖母有命，朕不敢違，其令禮官再議。」公復執奏，言：「婦人無遂事三從之義，《春秋》不廢。陛下以守祖宗之家法為孝，不宜順聖母之心，臣昧死不敢奉詔。」上震怒，久之，竟曲從其議。

莊敬皇太子冠，徐公階受命讚冠，甫成禮而暴疾薨。公當議喪禮以上及百官皆為期之服，百官仍詣門哭。上不懌，謂天子絕期不製服，其百官服可無詣門哭臨禮，著詣停柩所。輔臣讀至服可無而句之曰：「以青衣角帶往可也。」公曰：「不然。絕期者天子也，非百官也。」曰：「可無詣門而已，非可無服也。且未有哭臨而不衰服者。」定議以齊衰服臨。上使中涓詗而是之，令宮中仍皆服衰。

天子方中興，制禮樂，下有司毋得仍孔子王稱，其尊為先師。而言者遂上書，言闕里廟

器物如王者，非當。陳公寰持不可，曰：「陛下尊孔子先師，以抑之耶，將尊之也？即尊之，闕里製當益，亡所裁。言者不自惟，而謬推測聖意，宜置罰。」上報如公。

上好更定禮制，欲絀孔子王號，去像為木主，於籩豆禮樂，皆有所抑損，而首揆張孚敬緣上指而發之。下儒臣議，相顧懾讋，亡異同者。徐階獨條其三不必、五不可，狀甚辯，疏上，報聞。孚敬坐朝堂，召階，盛氣詰之。階徐理前說，且曰：「高帝盡革嶽瀆號，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？」孚敬遁曰：「高帝少時作耳，安可據？」階曰：「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，寧少耶？果爾，明公之議四郊，何以力據高帝少作？」孚敬頰盡赤，曰：「爾謂塑像應古禮不？」階曰：「塑非古，然既已肖而師事之，何忍毀也？」孚敬曰：「程氏不雲乎，『一毫髮不似吾親，可以親名之乎？』」階曰：「有一毫髮而似吾親，毀諸可乎？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？即何以處之？」孚敬語塞。

修撰姚淶請黜元世祖，以正祀典。下禮部覆議，以為胡元受命九世，世祖最賢，其一代之治，有足稱者，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，亦《春秋》與善之法。且自古帝王常優崇勝國，以昭忠厚，太祖神謀睿斷，必有所見，故載在祀典，百餘年於茲矣。宜遵舊制，廟祀如故，此千古不易之論也。上竟從部議。其後以歲有邊患，而主事傅伯棟建言，遂撤去塑像，革其祀。

嘉靖時，楊文襄再入內閣，上以張錦奏遷顯陵事諭公，對曰：「地道尚靜，體魄宜安，山陵既定，其靜已久。大事既襄，體魄已安，無故舉遷，恐有他虞。況獻皇帝穴葬之後，陛下自藩邸升為天子，不謂之吉壤可乎？」竟不果遷。世廟成，章獻皇太后欲謁廟，公奏以為今制無母後謁廟之文，累朝亦無其事，遂止。

◯薦舉

楊裒楊先生嘗見昆山屈昉送行詩有佳句，默識其名。一日，知昆山縣羅永年以事至京，投謁，東裒問：「昆山有屈昉，何如人？」永年茫然無以對。東裒曰：「士人尚不知邪？」永年慚而退。及還任，乃求昉識之。未幾，有詔舉經明行修之士，永年乃以昉應，詔除南海縣丞，卒官。前輩留心人物如此。

楊文定公溥在內閣時，其子來自石首，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。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，不為禮。公聞而異之。後廉知其賢，即薦知德安府，其為縣才八月而已。

正統間，楊文貞公自江西還朝，所過饋送，一切不受。耿清惠公時為淮揚鹽運使，饋雞四翼，茄一盤，楊公受之，且攜手而行。其激揚之意，默寓於交際如此。

楊文貞公士奇當國時，有手折子書知府以上姓名，懷之袖中，暇即展閱。嘗聞宋呂申公嘗籍記人才已用未用姓名，事件當行已行條目，謂之掌記，與公政同。

楊文貞公薦達士類，多踐清華，如蘇之一郡蓋有三人，則天下從可知也。三人為尚書楊仲舉、都御史吳訥、五經博士陳嗣初。仲舉與文貞在武昌，因患難之交，訥黑窯匠以一文，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，皆入啟事，悉登台閣。今人雖曰「詩文百篇，誰復聞有薦一人者。」

宣德中，魯穆為福建僉事，持憲甚嚴，不避強禦。楊文敏公家有一家人犯罪，魯置之於法，略不少貸。文敏知，即薦為僉都御史。

河東薛文清公瑄為御史巡按山東，建言內外憲臣緘默不言，顧都憲佐惡之。後公考滿，顧署下下，不稱職，公未嘗介意。景泰辛未秋七月，以大理右寺丞乞致仕。戶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江公淵言於上曰：「薛瑄曆官，罷而復起，始終不易其操。昨者奉命督四川、雲南糧餉，以給貴州之師，日夜勞心，思竭筋力，以底有功。今年才六十，耳目聰明，未覺衰耗。臣愚以為瑄之學之才，宜置之館閣，以資其助，不宜俯徇其情，聽之去也。」於是詔留復職，尋升南大理卿，未幾果入內閣。顧公在都察院，清剛有重望，為先朝名臣，然以江公愛惜人材之心較之，其優劣何如也。

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，石亨以私譖之，久不召對，眾為公危。及瑜當擬旨到任，同事者謂宜擬侍郎，公曰：「吾以尚書薦，而改擬侍郎，則自慊不信矣。」竟擬尚書，從之。後瑜頗稱旨，乃復召對如舊。

黃孔昭曆文選郎中十五年，持選法最慎，汲汲以人才為慮。嘗曰：「國朝用人才，猶農家之積粟。粟積於豐年，乃可以濟饑；才儲於平時，乃可以濟事。自頃人矯激沽名，以閉門謝客為高，天下人才何由知之？」故公退，客至輒延見，詢訪有所得，必書於冊，而一參之輿論，薦於天官卿，用之必當其才，雖小官亦不敢忽。或因勢家幹請，輒力言不可。又謂：「用人莫要於提學，得人，則能培養天下之才，斯足取用。」每欲推薦周時可、周良石、陳士賢、張時敏、胡希仁諸公次第用之，雖不及盡舉，亦可謂知務矣。

侍郎謝鐸嘗稱之曰：「在文選，每見其喜，則知賢者之得進；見其憂，則知小人之不得退。十有五年，始終一節不少變。」

王端毅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，如鉅鹿耿公、華亭張公、襄城李公、莆田彭公、盱眙何公、錢塘倪公，才猷風節，維國之楨，皆豐、芑數世之培植，海內所慕望者。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，宣謀猷，輸忠赤，同寅協恭，以毗弘治之治。君明臣良，至今天下追思遐詠而不能已。忠諫久廢如王徽、黃仲昭、賀欽，迂直如周瑛、祁順，並皆薦用。裁抑僥幸，褒崇名節，無敢以私幹者。

楊一清於時政最稱為通練，而性闊大，不甚飾邊幅，愛樂賢士大夫，與共功名，朝有所知，夕即登薦，以是桃李遍天下。

徐謙齋作相，終始孝廟一朝，當時治教熙洽，可以比隆三代。蓋一時正人如王端毅、馬端肅、劉忠宣、倪文毅、張東白、楊文懿、張莊簡、韓貫道諸人，布列六曹，戴簡肅掌都察院事，章楓山、謝方石為兩京祭酒。百僚師師，真可謂朝無幸位，野無遺賢，雖則主上明聖，而謙齋之休休有容，誠有所謂「若己有之，中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」者，故能佐成孝廟十八年太平之治。至武宗初，謙齋去位，中更逆豎亂政，其所以鎮壓而撲滅之者，猶先朝之舊臣也。

林見素，嘉靖初再起為刑部尚書，方到京，適文徵明應貢而至，見素首造其館，遍稱之於台省諸公。時喬白岩為太宰，素重見素，乃力為主張，授翰林待詔。見素曰：「吾此行為徵仲了此一事，庶不為徒行矣。」

霍韜自以進賢為己職任，故秉公論薦，不避親讎。推升霍賜，奏錄梁次挹，俱內舉之人也。薦豐熙、楊慎、徐文華、唐樞等，皆大禮大獄得罪；陸粲則攻擊公與張、桂者也。舉動光明，人咸飲服。疏薦王守仁平宸濠、平田州恩恩八寨軍功，及薦王瓊之政事優長，王九思、康海、李夢陽之文章古雅，其推賢讓能有如此。

嘉靖末，徐文貞公在政府，時典銓為嚴文靖公，並加意人才，故郎署如李公世達、陸公光祖、曾公同亨、佘公敬中，一時承其意，Ａ４揚殆盡。偶諸郎燕飲，當舉令，佘公曰：「今日之會，不必投瓊射覆，但各舉林居名士一二人，不當，以大白浮之。」佘即舉關內傅應詔、山東崔孔昕，眾謂得人。傅方以郡守終養，崔以推官詿誤，久居里中。因同白徐公，徐曰：「吾聞此兩人久矣。」遂起用之。

吏部尚書嚴訥等言：「今年朝覲考察之後，臣等已將存留官資望相應者，量才推用，然猶懼雜流冗職，尚有遺良也。乃創立訪單，發來朝官，令各舉所屬府佐以下治行卓異者，送部議處。夫朝廷懸爵以勵臣工，即待之以優，猶有自處於薄者。若夫位卑祿薄之臣，或自棄於進步之有限，或自懈於作興之無由，則其苟且隨墮，無足過責。而乃有卓然志向，克自樹立，非豪傑不能也。夫非常之士，朝廷自不宜以常品待之，故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，以直廳而曆布政使如王興宗者。臣今亦欲稍仿此意，將考薦卂爵然無疵、曆曆可證者，間請超擢一二，不為常例。如此，則皇上之斥幽也，覲典之外，又施於不測，而人人既懷兢業之心。其陡明也，循資之外，又加於非常，而在在咸奮廉勤之志，於清時盛治，裨益不小。」從之。